異林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○九仙神

閩中仙遊縣有九仙山，其神靈異，能知人間未然之事，人或禱請，輒於夢中開示形兆。始雖莫測，事往而推，無不征驗。神道顯秘，莫可彈結。予所最征實者，吾鄉衡山文太守、吳邑都庫部、太倉州周二牧，皆親詳其事。故疏之雲：

文太守宗儒分符溫州，未期，遣人祈問壽算。夢者見一人，謂之曰：“往山下，當有優人作戲，汝可觀之。”夢者曰：“太守令我祈問壽算耳！”其人答雲：“有孔老人，還自問之。”言訖而去。尋至山下，遇有丹引喪而來，果有群優，裝著采衣，蹁躚擧前，後鼓樂導從，賓客無不鮮盛。夢者前致問雲：“今日送葬，當是何人？有何官職？而若是乎？”答者曰：“吾鄉王太守死，今當臨穴，是以相送耳。”夢者驚寤，自謂不祥，乃隱此事，不敢陳說，徑白太守，雲：“蒙遣祈問一無答，但令問孔老人，當自知之。”太守即便搜訪，果有此人，昨被差遣，將一大木付匠裁鋸。即召而問之，曰：“汝計此合鋸幾何？”對曰：“已就鋸矣！”曰：“即計木板，當得幾何？”對曰：“合得五十有六，中腐其一，數不得全耳！”太守怒，曰：“木材如此，何止此數？便可經營。”複令益之。對曰：“數已定矣！複何及乎？”太守時年五十有五，聞老人言，不覺驚汗。果及數乃疽發而卒。

都庫部玄敬，少貧病不得誌。嚐識一黃生，閩中人也，曾遊吳門，一日告歸，因相語曰：“九仙山在吾境上，其神靈驗。子今坎坷，吾當代卜，即見複也。”玄敬喜諾，即具手疏，陳述其意，贈以裹糧，生遂辭去。至祠所，焚香祈禱，具白緣由。夢入一室中，見兩壁上倒懸二軸，各書三大字，曰“在何處”“嵯峨高”。生未省諭，沉吟再三，忽有一人曰：“子何必疑？彼將自知。”後，來吳中，具以事白，玄敬不悟，遍訪識者，並不詳曉。弘治甲寅年，何中丞鑒來巡撫江南，偶見都文，深蒙獎歎，往往薦揚，自是知名。郡縣大夫爭相引拔。次年大比，林御史塘即錄送試院。有高士達者，山西人也，為山東武定州學官，來校文事。閱玄敬文，甚加稱賞，遂獲中選。其夢始著然。嵯峨字義猶未解，或曰：“二字上並有山，文高本貫山西，又仕山東，兩山字義亦甚明白，何雲

不解？”其征或然。今何公為南大司馬，玄敬為庫部，其言益驗矣。

周某，閩人也，為常山縣學官。仕既不達，又複無子，以是怏怏。來禱於神，即夢一大舟，舟尾上有二人坐，舟中載一棺，以繩纏縛甚堅。既得此夢，未審雲何，或曰：“舟中著棺，當是州官；船尾二人，即是舟子。”始大暢悅，後果為太倉州二牧，生二子，果如其占矣。

◯異人

雷蓬頭者，名太雲，不知何許人也。少為書生，好道術，入沙門遊，又棄而學仙。成化間，居太和山中，敝衣蓬首，行若飄雲。人或於山下見之，或失所在，舉頭望之，遙在高崖雲霧中，相距萬仞，或二三十里許；或時假寐一室，扃闔如故，身已在他處，山上祠宮鹹固鎖鑰。每雞鳴諸山，法鍾遠近俱發，道士驚起，曰：“雷仙人入宮矣！”荊王求見之，固請曰：“側聞神仙之名久矣！願乞片言。”雲曰：“予丐人也，何足以語仙？”王曰：“汝年幾何矣？”曰“雲半歲。”王曰：“汝何許人？”雲曰：“幽州生，建康長，廣東編戶，遼東應役。”王懣然不悅，曰：“今日幸奉至人，願乞道術。”雲怒曰：“吾非俳優，何術可施？”遂大相詆訾。王不勝怒，密遣人縶之，噀以狗血，遂裹以革，令厭之桎梏，置獄欲殺之。夜半，忽不見。成化末，不知所終。

福州安翁者，以市酤為業。常有道人沽飲，輒去不償直。翁亦不責。久之，道人來會翁，曰：“良意久不酬，今幸枉過。”乞遂偕行。翁許之，須臾至一山下草庵中，成賓主畢。道人曰：“有一道友，去此甚近，亦有仙術。仆往邀請，共君相娛，可乎？”翁喜諾。道人遂去。久不來，翁且餒，顧室中蕭然無供具，惟破釜在壁下，餘飯可升許；仰視屋梁上，懸橘數顆；壁上張畫梅一軸。翁不勝餒，取釜中飯。食訖，道人適至，曰：“道侶不遇，無以為款。不陋貧居，可遂留數日耳。”翁懇辭。道人再三，曰：“煩君遠臨，無以相贈，奈何？”翁曰：“可掇壁間畫耳。”道人曰：“此吾道友之物，奈何與君？君既相愛，吾當榻之耳。”既覆之以手，拭之，宛然如畫。因題其上，曰：“為買東平酒一卮，邇來相會話仙機。壺天有路容人到，凡骨無緣化鶴飛。莫道煙霞愁縹緲，好將家國認希夷。可憐寂寞空歸去，休向紅塵說是非。”翁持此遂別，迷道不知所向，問野中人。曰：“福州離此四日程耳。”翁始悟遇仙，悵怏而歸，翁後以壽終於家雲。

呂疙瘩者，不詳其名裏。成化間，嚐遊於襄都河洛之間，冬則臥雪，夏則被褐。好狎兒童，且謔且詈，競為之結小髻，每搖首則發理如櫛，複為結之，如螺然滿頭。時人呼為

“疙瘩”。一日履江水上，江畔一婦人方晨汲，見之曰：“呂公若能行水耶？”呂怒，取其杖笞之，複履江去。弘治巳未，相傳於隴右白日上升而去。

張皮雀者，名道修，少從其父參議江西時，每聞道院鍾鼓笙磬之音，輒往觀焉，父不能禁。後還吳中為道士，師事胡風子。胡風子師事莫月鼎，授五雷法，居玄妙觀，弟子甚眾，欲密授道，修以書，置屋上覆瓦中。呼道修曰：“天將雨，亟升屋，敗隙補之。”道修如其言往。胡公曰：“得乎？”道修應曰：“得之矣！”於是始得秘訣，驅風雷如神。常懷一皮雀狎小兒，每出，則小兒群繞之，故時人謂之“張皮雀”。好飲酒食狗肉，常有病瘧者求治，會方啖狗肉，遂以汁濡作符以授之，曰：“謹握之！及家而後啟。”其人易之曰：“何物能治疾邪？”中途竊視之，忽有神人，怒撻之，幾絕。一日行道中，見一人，責之曰：“汝婦將死，盍返視邪？”入寢中，婦果自縊，忽絕而蘇。天亢旱，太守朱勝求禱。道修曰：“儒輩每毀我。欲雨，設壇於學宮！”太守不可，然不得已，遂強設於裏塾。又令黃冠舉之以行，命置水於兩廡間，呼群兒侍諧笑滿前。每作符，遣一兒投水中，則雲氣生其上，滃合雷電轟烈，大雨如注。道修大呼曰：“請誅貪吏！”諸吏跪伏，莫敢仰視。良久曰：“沾足乎？”眾曰：“然！”雨乃止。江陰旱，富民周氏請禱，道修往視，囷廩甚侈，怒曰：“彼固求福已耳！”且為之禱，雷雨大作，道修曰：“彼為富不仁，請焚其廩！”火繞其廬，焚之幾盡。吳江旱，王道會者禱之，雨已作。道修曰：“王道會亦禱雨乎？今日邂逅誠幸，相角法術，何如？”眾然建兩壇。道修謂道會曰：“左右何居？”道會觀東郊已雲，遂即左；道修在右。有頃，雲歸於西，東望皎然，雨忽大注。道會大慚。神驗甚，眾不可測也。居常忤兄意，每受棰，不走，但呼“大宿世”“大宿世”。以壽終，翌旦，人於鬆陵長橋上見之。

趙頭陀，成化間吳中有吃肉和尚，自言從終南山來，問其姓名，答雲：“是趙頭陀！”往來僧居，不假寢榻，常坐於廊廡之間，身著弊衲，不易寒暑。性好餔啜，無所去擇，食如燎毛，飲若填壑。人莫見其溲溺。故呼為“吃肉和尚”。每見輒曰：“可作一齋！”爾後供者漸不能繼，或絕口累日，亦複晏然。有一少年，惡其無厭，欲試苦之，值大寒月，邀請入舍，乃款以餘庖，羊脂雜物凝貯盂中，曰：“和尚食肉。”即舉手張口，瞬息啖盡。又將取水數升與之，曰：“和尚渴乎？”便複吸水遽足。奉秫飯，曰：“和尚飯乎？”即飽飫一頓，不謝而去，亦無所若。嚮趺坐道上，有一縣吏啁導而來，儼然不動。吏怒命拽去，鞭笞一十，亦無嗔愧。尋於故處，還複安坐，人皆笑之。有高媼者，時造其家，輒具食一日，忽來呼媼曰：“我欲行矣！不為他人作取檀越。”意在相報，遂端坐簷下，夜半而化。晨有群僧舉之而去。閭巷男女聞有此事，競來觀看，投錢萬計。媼意始解。丹陽都玄敬，博識士也，嚮摩其囟門，圓徑二寸，虛通如穴，光朗異常，竟

莫測其為何如人也。

張剌達者，相傳是宋時人，為華州掾，嚐從州太守入華山謁陳摶先生。先生敘賓主就坐訖，複設榻於左，似有所伺。太守不之悟。已而一道人至，藍袍葛巾，蕭如也。先生與之揖而坐焉，道人趨而左，據榻端坐，傲然無遜容。太守不悅。先生事之甚恭，因請曰：“先生袖中攜有何物？幸以相貺。”道人即探出棗三枚，顏色各異，乃以白者授陳先生，赤者自吞食之，青者投太守。太守愈不悅，持以奉掾，掾遂啖之。道人遽出。太守問於先生，曰：“是何道者？先生固為恭乎？”先生曰：“此純陽真人也。”太守悔恨，追不能及。張公自後得道。國初時，往往遊人間，每顯異跡。太宗時開邸北平，嚐召見之，語有神異。及即位，思慕甚篤，遣胡尚書潑遍海嶽間求訪，之後於秦中邂逅，宣述聖意，企仰道真乞回鶴馭以慰睿望。張公曰：“謹奉詔！但道遠日久，公先就駕，予當繼至耳。”既而胡方入朝，張公果至，帝延入問之，曰：“何為是道？”曰：“能食能糞，此即是道。”帝不悅，曰：“卿有仙術，為朕試之，以為榮觀，不亦可乎？” 張公遣侍豎舁一甕來，即指之曰：“臣欲入此以觀造化。”即投足縮首，頃刻不見，呼之則諾，視之無形。帝命擊破之，使人各持破甕一片，呼之如月印水，在在俱足，隨呼而應，莫知所為。帝曰：“卿可試出。”言訖，張公忽在前。帝曰：“卿可更窮造化之道。”張公曰：“諾！”即走入柱中，呼之複出。帝歎曰：“妙哉！張卿出幽入冥，其至神乎？”張公複取水噀於中庭，須臾變成巨用間岸，沙際橫一渡舟。張公舉手招之，舟忽近人，遂登舟去，不知所之。尋視庭際，了無波痕。後帝患疾，食不下，始悟張公之言，歎曰：“張公其能鏡餘之死生矣！”先是，張公以草一莖授胡公，曰：“異日，陛下若有危疾，以此療之。”於是帝服之，果瘥。

◯藝術

胡宏，字任之，寧波人。少讀《易》，遇一道人，與語，曰：“我有秘術，子可受之。但不營仕，乃可免禍耳。”宏曰：“謹奉教！”遂以十筮授之，發無不中。有卜者，每聞宏作卦，輒從鄰壁中聽之，其說皆按《易》占，無詭辭。後知之，遂不說《易》，但言貞咎而已。有一人家暴富，心疑之。宏為設卦，曰：“家有狸奴走入室，是其祥也。”曰：“然！”曰：“狸形必大，可稱之，得幾斤？”曰：“七斤許？”曰：“富及七載，狸奴當去。何能久■？”及期，狸果去不見，家貧如初。一人家夜有屍撐於門，莫知為誰，主人懼，不敢啟扃，踰垣而逃，卜於宏，宏曰：“有府胥姓某者，往求之，訟可解矣。”主人往索，果得其人，懇乞再三，曰：“誠不敢諱，是予某親，非有宿嫌，求棺耳。”召其子，遺以金帛，禍乃解。嚐經閶門都彥容家，將戒舟，有唐貢士者偕其

友三人來，宏曰：“公等何為？”曰：“行藏未卜，幸先生教之。”曰：“草草不暇，行當總筮之。”卦成，宏折而論之，曰：“某君勿行，當有疾厄；某君中乙科；唐君後必為御史。”後悉如其言。平生占驗甚多，每筮一卦，則受金半兩。以壽終於家。

葛可久，吳人也，性豪爽，好博。少遇異人，授以醫術，不事方書，中輒神異。道有狂犬，可久謂人曰：“誰當擒之，即可療。”惡少果環執之。可久砭其腎，犬臥良久差。有群少戲裏中，望見可久。一少年從牖躍入室，曰：“召可久診視之，不驗則群躁之。”強可久，可久診之，曰：“腸已斷矣，當立死耳！”有頃，少年果死。朱彥修嚐治浙中一女子瘵且愈，頰上兩丹點不滅，彥修技窮，謂主人曰：“須吳中葛公耳。然其人雄邁不羈，非子所致也。吾遣書往彼，彼必來。”主人悅，具供帳舟楫以迎。使至，葛公方興眾博，大叫，使者俟立中庭。葛公瞠目視之，曰：“爾何為者？”使者奉牘跪上之。葛公省書，不謝客行，亦不返舍，遂登舟。比至，彥修語其故，出女子視之。可久曰：“法當刺兩乳。”主人難之。可久曰：“請覆以衣。”援針刺之，應手而滅。主人贈遺甚豐，可久笑曰：“吾為朱先生來，豈責爾報邪？”悉置不受。江浙行省左丞某者，患癱疾，彥修曰：“按法不治。”可久曰：“尚可刺。”彥修曰：“雖可刺，僅舉體半耳。亦無濟也。”家人固請，遂刺之，卒如彥修言。彥修且計日促之行，曰：“當及家而絕。”已而果然。二子治驗並顯。

◯夢征

楊中丞一清居京師時，其友王溥，武昌人也，計偕而來。嚐同旅舍，禮試已畢，比將徹闈，中丞夜夢入府院中，左右文書狼籍滿案，有一文秩，即啟視之，乃試錄。展覽始末，悉便記憶。既覺，即與溥言曰：“公等成敗吾已卜矣。”溥戲詰之，具白其故。溥曰：“當有溥名否？”曰：“無也。”曰：“武昌一郡當得幾人？”曰：“合有二標，一在通城，一在江夏。”溥曰：“誰為第一？”曰：“當是吳人。”又問其次，曰：“海南丘公雅所稱賞，是其人也。”溥曰：“頗憶其文乎？”便了了誦之，一無遺脫，且曰：“曩論式唯是一篇，今歲文場當有聯壁。”浦笑曰：“公言若驗，可謂通神。”既而溥果下第，第一人乃是鬆陵趙寬廉使，其次即今孫光祿交，蓋丘公門士也；謂二標者，通城劉紹玄、江夏許節檢閱；文錄得論二篇，其它記誦，不爽豕亥。溥大驚異，知公非常人矣。又明年，溥始登第，尋亦仕為南康太守。

◯飲客

曾公棨，偉儀雄幹，善飲喜啖，人莫測其量。張英國輔欲試之，密使人圍其腹，作紙俑置廳事後，命蒼頭視公飲，飲幾許，如器注俑中。乃邀公飲竟日，俑已溢，別注甕中，又溢，公神色不動。夜半，英國具擧從送歸第，屬使者善侍之，意公必醉，坐伺使者返命。公歸，亟呼家人設酒勞擧隸。公取觴複大酌，隸皆醉，公方就寢。英國聞之，大驚。史百戶者，性嗜飲，晝夜沉醉不少醒，嚐旦謁上官，上官與之語，懵然無所答。上官怒叱之，曰：“汝醉邪？”其父聞之，遂絕其飲，久之病且作，吳中名醫莫療。有張致和者，善深於脈理，診之曰：“夜半當絕，勿複紛紛。”及期果欲絕，其妻泣曰：“汝素嗜飲酒，今■矣，然久不得飲，聊薦一杯，與爾永訣，死當無恨。”遂啟其齒，以溫酒灌之，須臾鼻竅綿綿若有息焉；又灌之，而唇動；又灌之，而漸蘇。以報致和，致和曰：“彼以酒為生，酒絕則生絕，慎勿藥之，當飲以醉酒。”如其言，果愈。又飲數年乃終。

○女士

沈氏，秀州人，聰慧能屬文，少選入宮為給事中。孝宗皇帝嚐試六宮守宮，論沈文最佳，其發端雲：“甚矣，秦之無道也，宮豈必守哉？”上悅，擢為第一。弟溥為貢士，就試春官，沈贈以詩，雲：“自少辭家侍禁闈，人間天上雨依稀。朝隨鳳輦趨青瑣，夕俸鸞書入紫薇。銀燭燒殘空有淚，玉釵敲斷竟無歸。年來望爾登金籍，同補山龍上袞衣。”時競傳誦之。

孟淑卿，姑蘇人，訓導澄之女，有才辨，工詩，自以配不得誌，號曰“荊山居士”。嚐論宋朱淑貞詩，曰：“作詩須脫胎化質，僧詩無香火氣乃佳，女子鉛粉亦然，朱生故有俗病，李易安可與語耳。”為士林所稱。然性疏朗，不忌客，世以此病之。篇什甚富，零落已多，最傳者數篇，《悼亡詩》雲：“斑斑羅袖濕啼痕，深恨無香使返魂。豆蔻花開人不見，一簾明月伴黃昏。”又《春歸》雲：“落盡棠梨水拍堤，淒淒芳草望中迷。無情最是枝頭鳥，不管人愁隻管啼。”又《長信秋詞》末韻雲：“君意一如秋節序，不教芳草得長春。”《冬詞》末韻雲：“雙蛾爭似庭前柳，臘盡春來又放舒。”真欲與文姬、羽仙輩爭長。

朱氏，海昌人，過吳虎丘山，題詩壁上，雲：“梵閣憑臨入紫霞，憑欄極目渺無涯。天連淮海三千里，煙鎖吳城十萬家。南北舟航搖落日，高低丘隴接平沙。老僧不管興亡事，安坐蒲團課法華。”

金陵妓者徐氏，亦有文藻，作《春陰》詩，末韻雲：“楊花厚處春陰薄，清冷不勝單夾

衣。”亦為清唱。

鮑賽賽，辰州人，年十五隨父耕畬，歸遇虎，攫父去。賽賽操刃追之，相持良久，竟斃於虎。又沅陵縣民吳永華女，名六女，年十三與姊入山采薇，遇虎攫姊去，六女操杖追之，虎俯首閉目若伏罪狀，姊乃脫。竟歿，太守聞而嘉之，賞以米帛。

◯物異

弘治甲寅，遼東大風晝晦，雨蟲滿地，黑殼，大如蠅。次年乙卯，長沙旱，苦竹開花，楓樹生李實，黃連樹生王瓜，苦蕒菜開蓮花，七日而謝。又歲丙辰三月，敘州楠樹生蓮花五十餘朵；李樹生豆莢，苕苕滿枝。

弘治甲子，蘇州崇明縣民顧氏家，雞胎息一物，猴頭，餘悉如人狀，長四寸許，有尾，蠕動而無聲。是歲海盜作。

弘治庚戌歲，武昌城中飛鴉銜一囊，市人競逐之。囊墜，啟視之，火礫五枚，然躍出。是歲，武昌災者三，黃州災，漢陽炎。

弘治辛酉元日，朝邑地震如雷，城宇撼落者五千三百餘所，遍地竅發如甕，口或裂長一二尋，湧泉泛溢，幾成川河。迄望夕，猶震搖不息，人民逃散。

弘治戊午夏六月十有一日，姑蘇錢塘二郡川湖池沼水忽騰沸，高可二三尺，良久始複。是歲，溫州泰順縣左忽有一物橫飛曳空，狀如箕，尾如帚，色雜粉紫，長數丈餘，無首，吼若沉雷，從東北去。修武縣東嶽祠北，忽有黑氣，聲如雷，隱隱墮地，村民李雲往視之，得溫黑石一枚，良久乃冷。

鄒曾為蕭山令，性苛暴。有何御史者老於家，曾殺之。其子求為報讎。曾嚐飲一玉杯，甚愛之。一夕置幾上，杯忽自躍墮地而碎。曾惡之。明日難作。

想文，無錫人。弘治己酉秋，赴應天試，幾上筆忽自躍。是歲魁榜第二人。

弘治中，欒陽民家牛產一麟，初不為異，偶過廨宇，見壁上畫麟，始大驚悟。俗謂“麟能茹鐵糞金”，遂以鐵灌之而斃。後獻其皮於鎮府，鎮府貢於庭，兩脅有甲毛從甲孔中

出，角栗形，才及犬大。崇明民家於海中設網，忽獵一獸，如犬、黑色，置家池中，善盜魚，患之，驅而入海，行甚捷，海水為之披躍，乃知為犀也。